



丙午仲夏，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卷横10.5米、高1.2米的巨幅主题性山水画《绿水青山红裕安》在六安市裕安区文化馆隆重展出。这是青年画家殷晓溪应六安市裕安区政协之邀，历时数月精心创作的献礼之作。画面以裕安区的母亲河——淠河为轴，从独山苏维埃城一路铺展至六安城区，将大别山北麓低山丘陵的城乡风貌尽收笔底。画作既有写生的鲜活，更有写意的蕴藉，在形意、虚实、雅俗三对关系中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笔者试从这三个层面略作评析。

形意兼顾。突出地域面貌的主题性山水画创作大多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保持生动的笔墨韵味而不沦为刻板的地理图志？殷晓溪此作给出的答案是——形意兼顾，以笔墨写形，以形养笔墨。形者，裕安区淠河流域独有之山水风物也。画家没有穷尽物象平均用力，而是选择最具辨识度的地标加以重点描绘：苏维埃城的革命气象，独山寺的玲珑古朴，横排头的空灵浩渺，六安城区南门古塔与新电视塔的时代对话……这些物象在画卷中清晰可辨，让熟悉此地的观者能够辨认出“这是裕安”。与此同时，画面并没有陷入自然主义的写生描摹——那些山石、树木、村庄、城镇，大多以意写之，或隐或显。就技法而言，整幅画以骨法运笔，勾皴一体，擦染相融。皴以解索为主，点皴辅助，山石山势的起伏转折一任自然，不板不滞。近中景的树木以松树为主(独山横河岭林场遍植松木乃一大景观)，皆以线写出，并复染淡墨，象征性强烈，增强了画面的厚实感与苍穆感。远处山峦以淡青墨意笔顿挫写之，干脆利落。建筑物皆以白描勾写，淡赭润边。表现六安城区时，则在浅墨基础上大面积铺染颜色，别有趣味。晓溪比较钟意陆俨少山水，那种书法入画、以线造型，通过云水动

形意兼得 气韵融通 ——评殷晓溪巨幅山水画《绿水青山红裕安》

唐云洲

态与黑白虚实对比所呈现的山川秩序，被他巧妙化用到自己的笔墨表现中，用笔纵横多变，墨相苍润清雉，敷色淡薄雅致，意境浑然天成，此作便是力证。近两年他勤悟徐渭的野逸与“八大”的纯净，将花鸟画的笔墨精髓化用到山水画创作：用笔松活而不散，墨色清透而不薄。他常常和学生时说：没有笔墨的造型是僵化的，画意灵魂立不起来；脱离形象的笔墨又是空洞的，往往不知所云。正是这种将传统画理与眼前自然相互印证的能力，使他超越了许多同龄青年画家。此卷中的形，不是照片式的拷贝，而是经过笔墨转化的“心象”。观者既能感受到大别山北麓丘陵地带的自然物象气息——起伏的地形、蜿蜒的河流、散落的村舍——又能品味到勾皴点染擦所带来的笔墨节奏与韵律，以及画家寄寓其中的人文兴趣和着力表现的主题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此作并非一蹴而就。今年初，裕安区政协文史委组织画家沿淠河采风，晓溪又与友人重点调研了独山、苏埠等地，翻阅大量地方文献。在饱游饴看的基础上，他先画出小稿，又经集中评稿、反复修改后方才落墨。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保证了“形”的辨识度与“意”的深度。

虚实相生。中国画讲求计白当黑，重视虚

实相生。晓溪此作横逾十米，场面宏大，若处处堆砌，必致壅塞。他的处理方式是：以实写景，以虚写境。实者，山石、树木、村庄、城市、塔寺等具体物象，以墨造型；虚者，云气、水流、天空以及必须隐去的山水物象，留白构境。画面以淠河为轴，平远、深远、高远诸法交替运用——平远展延空间之辽阔，深远营造山峦之重叠，高远突显山势之巍峨。这些手法使笔墨自由驰骋，也令构图避免了平板。淠河的水面除近处偶作花青拖笔外，基本留白，水汽与云气浑然一体，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雾、哪里是云，反而多了几分缥缈空灵。云气同样以留白出之，在峰峦之间萦绕，既分隔了前后层次，又增强了意境。这种虚实处理，本质上是取舍与重构。裕安区可画之物甚多，画家必须有胆识去“舍”：哪些详细刻画，哪些一带而过，哪些干脆留白。从画面结构看，晓溪选择了最具历史人文价值的节点——苏维埃城、独山寺、清源楼、横排头滚水坝、古塔与电视塔——作为“实”的支点，其余则虚化为山峦、树林、远岫、城廓甚或云雾。这样一来，观者的视线被引导至关键处，而整体意境却因留白的呼吸感而愈发空灵。特别是淠河两岸，笔墨实景与留白虚境相互衬

托，仿佛能听到流水之声，看到烟岚之变。

虚实的另一个层面是气韵。谢赫“六法”首重“气韵生动”，而气韵恰恰生于虚实之间。太实则板滞，太虚则空洞。晓溪此作中，山石的皴法松活，树木的点叶疏密有致，云水的留白更是一笔“活眼”。随着画卷从独山、苏埠一路铺展至六安城区，笔墨的虚实交替、景物的疏密开合，赋予画面以呼吸之感，仿佛有了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转换。这种散点透视加虚实相生的手法，既是对传统山水画理的继承，也是画家对裕安山川风物与淠河人文历史的艺术回应。

雅俗共赏。“雅俗共赏”四字，说来容易，落笔极难。雅则易孤高寡和，俗则易甜俗媚眼。晓溪着眼整体风格与格调，兼顾笔墨的纯粹性与大众审美的可读性。首先，在设色上，全画以小青绿为主，融以浅绛。青绿设色源于唐宋，典雅富丽；浅绛则元人风致，温润含蓄。二者结合，既不像大青绿那样浓艳炫目，也不像纯水墨那样高冷难近。山石以青墨、石绿为主，间染赭石，整体清朗明快。这种色调在表现“绿水青山”主题时尤为恰当，既有传统山水的文雅，又清新自然，容易被现代观众接受。而结尾处那数抹灿烂的朱磬曙

红，既非纯粹写实，也非凭空想象，而是将朝日霞光与红色文化的精神象征熔于一炉，让人联想到“当年赤魂化朝霞”的诗意。这种从青绿到暖红的渐变，既是地理空间由西向东、由南向北的推移，也是情感表达从沉静到热烈的升华。

其次，在笔墨语言上，晓溪没有刻意炫技，而是以道驭技。他师从当代名家刘怀勇、刘立勇，深得其髓；又心摹手追花鸟画大家齐白石、吴昌硕、任伯年、潘天寿、李苦禅，以及徐渭、朱耆；山水画则出入王翬、石涛、黄宾虹、陆俨少之间。这些养分经过消化，最终呈现为一种纯熟而纯粹的技法状态——勾皴点染皆有法度，但不露斧凿痕迹。须知，“俗”往往不是因为大众审美低下，而是因为画得太具象、大刻板、太熟滑、太没有笔墨趣味。晓溪反其道而行——他以写意精神统摄全画，即使是刻画最精细的楼阁建筑，也保留着用笔的松动与书写性，绝不流于工匠式的描摹，也坚决摒弃技巧卖弄。这样一来，行家里手可以品味其笔墨渊源与气韵格调，普通观者也能被整体的山水气象和精准的建筑具象所打动，辨认出自己熟悉的家乡风物。

作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作品，《绿水青山红裕安》是成功的，它没有口号式堆砌符号，而是让笔墨与色彩自己说话，让形意、虚实、雅俗在画面上和谐共生，并在共生中升华气格。当然，由于多种因素，画家对淠河两岸人文历史的表现稍嫌单薄，意象不够丰赡，仍有创作完善的空间。

殷晓溪正值创作华年，期待他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继续以笔墨印证自然，以丹青书写时代，于腕底再造一番新天地。

望子成“农”亦可赞

陈思炳

一位朋友的孩子，今年高考达到重点大学分数线，填写的第一志愿却是一所农业大学，亲友不理解，这位朋友却说：“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就业天地广阔，孩子学好农业专业，将来也是很有前途的。”

中国农经济的振兴必须要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农业院校培养的专业人才，正是乡村科技队伍最强大的后备军。近年来，很多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到西部、到条件艰苦的边远山区去建功立业，推广农业科技知识，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与欢迎。

当代青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主动转变择业观念，立足现实、扎根基层一线与艰苦岗位，一步一个脚印走好人生道路，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业绩。当前，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但广大农村仍紧缺懂市场、善农技的复合型人才。如果更多的大学生志在农村，奉献农村，承担起农村科技推广的重任，那么农村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坚实的人才基础，而发展中的农村又将成为人才成长的摇篮。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一生躬耕田野，潜心钻研杂交水稻技术，以科研成果保障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全球近22%人口，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卓越贡献，赢得海内外广泛尊崇；山西农民王衡潜心研究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2005年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成为国内首位获国家级科技大奖的农民，如今，其研发技术与产品已落地全国千余项工程；河南范县学子郭可江2004年以全县文科状元考入中央财经大学，毕业三年后，放弃在北京的优越工作，回乡种起了蔬菜，当起了农民。他不拘泥

于单纯的传统农业作业，在自己的农场里推广“猪—沼—菜”“猪—沼—果”等生态循环模式，打造自有“老家菜园”品牌，线上线下同步布局，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造可观经济效益，相关事迹载于《光明日报》；返乡创业青年杨丽娜通过“企业+村集体+农户”利益共享模式，助力落后村变旅游村，提升村民人均年收入，被评为高级农经师。吉林完善乡村人才职称评定机制，评审导向聚焦产业带动、群众增收等，一批“土专家”“田秀才”成为发展带头人。

多年来，大量高校毕业生加入大学生村官队伍，全国二十多万名大学生村官扎根超三分之一行政村，其中六万余人进入村“两委”班子，他们带头创业，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赢得了村民们的拥护；还有那些千千万万在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教师、科技人员不都是在农村成才的吗？还有那些青年农场主、青年种养大户、返乡创业大学生不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大显身手吗？当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创业的机遇更多，创业的条件更好，成才的途径更广阔。

天下父母皆盼子女金榜题名，深造求学、“望子成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人生发展本就路径多元，并非所有人都能循着单一路径前行。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加剧，与其扎堆涌向一线城市，陷入同质化求职竞争，不如放眼乡村这片广阔天地，投身“三农”事业，同样能实现理想、建功立业。



祝自己生日快乐

王玉珏

人世间唯一不必费力就能得到的，便是年龄。成长不期而遇，生日如期而至。农历五月二十八，是我六十九周岁的生日。

妻子是第一个祝福我的人，紧接着，远在异地的女儿发来信息：“老爸生日快乐，祝您身体健康！”最可爱的是小孙女，搂着我的脖子甜甜说道：“祝姥爷生日快乐！”还用双手比出一颗爱心送给我。

生日，不过是生命旅途中一处寻常驿站，倏忽而过。但今年的生日于我而言，格外不同——距古稀之年仅一息之遥。诗圣杜甫有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虽说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但暮年余生，身体机能缓缓减退，已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

承蒙时光不弃，感恩所有遇见与给予。岁月辗转，将我从懵懂青涩的少年，历练成饱经风霜的老人。于是，我深情地对自己道一声：祝我生日快乐！

之所以祝自己生日快乐，是因为逝去的时光步履维艰，来路不易。

我出生在1958年，彼时国家百废待兴。贫寒的家境，是后辈难以想象的。我的人生路曲折坎坷，历经诸多磨砺。少年时，我曾“提篮小卖拾煤渣”，青葱岁月一度迷茫彷徨，搬过砖、酿过酒、拧过螺丝、做过泥瓦工。父母勉励我发奋读书，希望我能闯出一条人生新路，年少的我也曾倍感压力。

改革开放春风拂面，历经数次挫折与磨砺，我凭借考试考入国有商业银行，成为芸芸众生中平凡的一员，也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人到中年，我勤恳踏实、奋力打拼，家境日渐殷实，生活质量逐年提升，慢慢走进了人生安稳丰盈的阶段。

之所以祝自己生日快乐，是因为当下的我生活安稳、心境悠然，家庭和睦、岁月安然。

退休之后，我居家安度晚年，陪伴妻儿、守护子孙，安然享受平淡的烟火生活。岁月渐老，面对当下纷繁浮躁的尘世，我选择从容淡然、安守本心。但心中关于诗与远方的期许从未褪去，始终乐在其中、躬身践行。

我二十九岁成婚，有幸得一贴心懂事的好女儿。她天资聪颖、品性和善，从军营退伍后，发奋自学取得本科学历，如今就职于政府职能部门，踏实勤勉、稳步成长。

我退休时，孙女尚且咿呀学语，如今已然升入小学五年级。我与老伴悉心陪伴、用心辅导。育儿路上，我们重视成长与学习，却从不盲目攀比，只愿为她积攒直面未来的底气。孙女乖巧伶俐、口齿清甜，是我生活里最珍贵的馈赠，相伴朝夕，满心欢喜。

心底常存感念，如今儿孙绕膝、阖家安稳，此生足矣。世事万般皆淡然，身心康健、心境安然，便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之所以祝自己生日快乐，是因为往后余生，暮岁渐至，时光愈发珍贵。

父母带我来到世间，我有幸陪伴父亲七十八载、母亲八十八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格外思念逝去的双亲。我点亮一盏心灯，双手合十，遥遥跪拜，向天堂里的父母深深叩首、感恩养育。

退休九年有余，我的身体状态大不如前。年轻时饮食作息不够节制，如今饱受“三高”困扰，我虽坚持每日散步、游泳锻炼，却时常心态起伏、膳食忌口不严。因此，强身健体、自律养生，是我往后余生的重中之重，唯有坚持自律，方能安享晚年。

我热爱旅游、坚持写作，以文字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行，分享生活点滴、抒发心底真情。纵使时代更迭、日新月异，我依旧心态年轻、精力充沛，思维清晰、步履从容。

我的人生始于1957年，行至2026年，有幸身处新时代、恰逢好光景。今昔生活天差地别、日新月异。人生终点无从预判，唯知余生光阴有限、不可重来。我选择顺其自然、安度度日，从不八卦是非、围观琐事、跟风言论，始终守心自持、安穩度日。

我不奢望生命绵长，只愿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活得坦然喜乐、不负时光；在余生岁月里，尽力为家人付出、为晚辈护航，不虚度、不荒废。我不在意他人眼光与评价，只愿把握余下光阴，让每一寸时光都富有意义，始终心怀暖意、向阳而行。

我祈愿夫妻二人无病无灾、相互搀扶、相伴终老；也希望儿孙传承家风、崇德向善。即便来日我年老体衰、不能自理，也能在家人的陪伴守护中，安然从容、安度余生。

孔子云：“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我深知自身状态，待人处事随心而行、亦守本心、不越规矩。余生只求踏实生活、安穩度日，经营好家庭与日常，尽量少占用公共资源，不给社会增添负担。

我借毛泽东同志诗句自勉，亦与同辈共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也以臧克家“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诗句自策，暮年不怠、向阳前行。



农家小院

韩莫祥

友邀垂钓下偏乡，曲径步来时觉长。
忽见蝶沉桅上醉，篱墙院落出清香。

大别山，一峰春水半村烟霞（组诗）

杨英拥

马鬃岭

马鬃岭的云捎来口信
她在岭上等我，去看山谷中
盛开的杜鹃

背起春天的露珠
来不及丈量海拔的高度
就被蜿蜒的山路拽进
云的怀抱

此时，春风路过
不经意，打翻天边的颜料
把枝枝蔓蔓染成彩
尤其是红色，布满山岗

崖顶，树，摇晃

远远地打招呼
回眸的瞬间
群山已映红了我的目光

白马尖

大别山主峰，1777米

台阶缄默于林中
向上伸展，苔鲜是绿色的
让登山的人兴奋不已

登山的人
喜欢匍匐在岩石上
双手，攥紧山峦浅草
听松涛如海
郁郁葱葱的晨曦
穿过指缝，四月
已装满兰草的清香
从远处而至

鸟鸣声，更像一首春天的歌
在白马尖的枝头跳跃
或从飘浮的云中倾泻而下
为登顶的人谱曲

匡冲

匡冲的匡(ɡuāng)，是个多音字
匡冲的冲，没有名气
她很小，小得一片雪花就能掩盖
她很大，大得绵延800里都是故乡

她的经纬被植物隐藏
东西走向，牵挂来往的人
也牵挂匡冲的诗人

一眼望去，藏青的天空
依然生长，松、竹、柿子树
当然，还有
南山坡上的栗子

路边的狗尾巴草，摇曳着
被诗句拉长的乡音
“新雪落在旧雪上”①的乡愁
在一本诗集上行走
脚下的泥土，越来越厚
(注：①摘自诗人陈果几诗集《匡冲诗篇》)

大湾村

春风拂过来
村头的展厅多了一场春雨
茶叶、木耳、灵芝，挤进
无人快递车。民俗

鲜花岭

某日，与几位著名诗人
站在鲜花岭码头
水面上，透着薄薄的光亮
等待一艘船的启航

马达的轰鸣，搅醒酣睡的小鱼
向船上的人说着麻痺的往事
繁华的小镇潜入水底
打捞起岁月风霜
那场关于许继慎将军的战斗
还在山谷回荡

船疾速前行，岸边垂钓者正在收竿
山峰、翠竹、松林，装进云雾
诗人们站在船头，眺望远方
一言不发。上岸后
和船老大了握了握手
把背影留在了鲜花岭街头

已把城市的四季三餐贴上标签

游客，心如止水
躺在庭院，数星星
村民，满面春光
数米来、数希望、数好日子

蝶变后的大湾村
一边是红军留下的脚印
一边是翠绿的山野